

女性新热点丛书

李小江 著

关于 女人的答问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女性新热点丛书

关于女人的答问

李小江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关于女人的答问
著 者 李小江
责任编辑 张慕贞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2
印 数 9141—17180 册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013—0/G·594
定 价 12.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引子：“你们是不是走错了路？” 1
——关于“妇女解放”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吗？ 8
——关于“男女平等”
3. 我们怎样称呼自己？ 15
——关于“女性意识”
4. “你见过，你说说，人家怎样过日子？” 27
——关于“国际妇运”
5. 对话：中、西方之间有多少距离？ 46
——关于“话语权利”
6. “你的敌人是谁？” 57
——关于“女权主义”
7. 谁是中国妇女 NGO？ 68
——关于“妇女组织”
8. 妇女解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81
9. 当前最大的妇女问题是什么？ 92
——关于“主体意识”
10. “深圳妇女的今天是中国妇女的明天”吗？ 102
——关于“社会分层”

11. 这个“选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111
——关于“妇女参政”
12. 中国妇女能走日本妇女的路吗? 121
——关于“妇女就业”
13. 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妇女? 135
——关于“权益保障”
14. 背井离乡,她们寻求什么? 147
——关于“人口流动”
15. “计划生育”能做出多少人权文章? 162
——关于“生育权利”
16. 谁笑话谁呀? 175
——关于“民族意识”
17. “假如有下辈子,你选择……”? 187
——关于“性别角色”
18. 哪一方水土生长男子汉? 196
——关于“择偶标准”
19. “你们怎样洗下身?” 202
——关于“性健康”
20. 爱与性,能是一回事吗? 211
——关于“性权利”
21. “婚外恋”与道德有多少关系? 223
22. 后记:“你真要在‘妇女问题’上泡一辈子?” ...236
——关于“妇女研究”

1. 引子：“你们是不是走错了路？”

——关于“妇女解放”

海南岛的最南端，有一处叫“天涯海角”的地方，在三亚。

我没想到，即使在天涯海角，在那昔日蛮荒的政治犯流放之地，也未能放逐关于女人的问题。

当然是因为三亚变了。三五年间，在中国海岛的最南端兀然耸立起一座现代化旅游城市，安详的美丽中涌动着喧嚣；正像中国女人，在三五十年间走完了西方女人200年未竟的道路，脚步匆匆，身心疲惫。

女人的问题总是伴着现代化问题不断挑动社会的和人们的神经，难怪即使在宁静的大东海边仍然不得安静。

环大东海湾建起了一座座度假村，星级酒店鳞次栉比。据说，陪酒陪舞甚至陪睡的“大陆妹”是海滨酒店一景。持续半年的“严打”打散了“妹子”，也打落了酒店的生意。

李先生是一家四星级酒店总经理，在当地酒店业中颇有名气。当热气散尽，夜幕降临海滨，他匆匆赶来参加“夜话”，执拗地要谈“妇女问题”。我以为他会提到“三陪小姐”，没料到他是冲着我们所有的“中国妇女”。还没坐稳，他就迫不急待地抛出问题：“你们是不是走错了路？”

一时没反应过来。白天去了通什，没有向导，径自租车去了。“你是问去通什的路吗？”

“不，我是说你们妇女。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走错了路？”

我想调侃过去，不愿让女人的问题打破大东海湾的宁静。“你看海面上撒下的灯光、月光，扯起一道道金线、银线，该不也是一条条海上的路？你说谁好谁坏谁对谁错呢？”

李先生不容我调侃。他说他心里早就积压着这个问题，如今碰上了研究妇女的人，不侃出个名堂来他不罢休。他说他不是搞政治的，不怕丢了乌纱帽，实话实说，不怕触犯什么禁区。他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走过了头”，“里里外外累死累活，弄得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不像男人”——他说他的看法代表了许许多多男人，是出于“真正的男人”怜惜女人同情女人的爱心。

“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男人？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女人？”我问。

他回避了关于男人的问题，在妇女问题上则立场鲜明。他主张妇女回家，认为女人的位置就是“家庭”。温馨的家庭环境不仅有利于家人，也有助于培养“真正的女人”温柔善良的美德。以自己的家庭为例：他的妻子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家庭因此像一个温馨的港湾，于自己于孩子于妻子都好。尽管他已做了四星级酒店老总，却“从不胡来”……

我打断他：“请你告诉我，100个老总中有多少人能像你这样洁身自好？如果他们不把妻子的家当作唯一的家，另找了女人，那些妻子们怎么办？还能守住那个家吗？还有必要守住那个家吗？如果你是她们，你会怎样选择？如果在别人的教训中已经看到了这种生活的风险，你还敢义无反顾地选择这样没有保障的人生吗？”

李总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在竞争中不甘落伍；搞工程出身，讲实话，认死理。因为讲理，他一下子噎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说：“那倒也是。是的，没有几个老总像我这样。玩花了的男人多的是。不知道他们的妻子怎么过？”

男人似乎从不习惯站在女人的立场“设身处地”想女人的问题，但一旦能够“设身处地”，许多看法其实不再需要解释。比如眼下提出的这个问题，面对那个“花心男人”，守家的妻子能有什么选择？倘若社会仍然没有对妇女开门，倘若在开放的社会中却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你还能痛痛快快地甩出一个建议：离婚，走你自己的路吗？

对女人来讲，所谓“解放”，说得实际一些，就是能走自己的路，能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身份，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愿望中的生活方式；还有，能够爱她所爱，也能弃她不爱。

——当然，这一切，都是与她能够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谋求一份职业、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联系在一起的。无论解放的道路千条万条，其实无非一条：独立自主。无论解

放的内容千种万种，女人要求的其实不多，从未超出男人们所拥有的，因此有了一个起点，也是一个极限：男女平等——为了履行这个“平等”，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女人不得不学会在社会上谋生。

女人能够自食其力，是“解放”的结果；但要求女人必得自食其力，则也是“解放”的代价——因为女人原本不需要求职谋生，她完全可以在一个男人或一个家庭的荫庇下终其一生，远离竞争，远离风险。谁能断言安逸平淡的家庭生活中一定没有幸福可言？

今天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什么男人会公然反对“男女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责任心也有能力的男人多半仍然希望自己的妻子远离社会竞争；不仅如此，他还希望他的妻子为他营造一个他也能够避开喧嚣、养息身心的绿岛。

女人也想有这样一个栖息之地，那是她的男人的可以由她倚靠的肩膀。男人要的则是一个家，一个有房子、有孩子、由妻子看护的家。女人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男人；男人通过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历史原本就是这样，曾经和谐、安宁、稳定，稳住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

而今，女人走出了家门，走上了社会；面对历史，面对男人，她像是走错了路。

但，即使错了，是谁把她逼上了这条路？

在湛江的 M 女士家做客。

M女士有和我一样的个头，一样爽快的性格和一样认真执着的工作态度。可是与我不同，日日夜夜，她总在操持家务。我羡慕她有那样多的时间体恤亲友，有那样的好心劲儿将个地板整治得一尘不染。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工作能力也强，曾经做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总助理。她的丈夫希望她留在家里，不让她加班甚至不希望她上班，因为他爱她。她也爱他，却不满他希望她过的这种生活，因此也苦恼。

她问我的看法。

我说：“你的命运也许就在最幸运或最不幸的女人两端。倘若丈夫永远这样爱你，不要你投入社会竞争，实在是一个女人的福气。但倘若他日后厌倦了你甚至抛弃你，你又失去了重返社会的能力，那就有苦头吃了。”

已经有过多少女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无奈地承负了这样大喜大悲的命运。所谓“解放”，说到尽处，无非是对命运抗争，在“宿命”的绝境中找到“另一种活路”。

其实，如果要寻“妇女解放”的根，在中国，不是因为女人的觉醒，恰恰是因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觉醒的男人。

本世纪初，一批有思想有觉悟的知识男性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封建家庭。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他可以离家出走——最终不忍断然弃绝的，是他的家庭为他选择的妻子。那女人嫁了他便成为他的人生责任的一部分——于是他呼吁妇女解放，让她能够承担起她自己

的人生责任，他也因此解放。

一个世纪就要过去了。今天的社会里，正是因为有了解放了的女人，才有了如此多的走出家庭观念、开口必言国家社稷的中国男人。男人们因此也可以在见异思迁的时候一走了之，少了许多良心的责备。

今天的男人们希望妇女回家，实在是因为没有亲身尝到“旧中国”的男人们身负家庭、女人重任的苦头；就像今天有些女人甘愿退回家庭，也是因为自己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失去自由的难堪。“好了伤疤忘了痛”，是因为没有痛在自己身上。

一个巴掌拍不响。女人的事就是这样。

另一个巴掌是男人。

女人是不是能退回去，也要问问有多少男人真的乐意完全放弃自我发展、终生背负起这个女人的和家庭的责任？

女人是不是走错了路，则要看看在这条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为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尊严地生活着”，我们走上了寻求“解放”的路。

尽管走在这条路上，很累，常常也心烦，我们还得走下去。

就是因为上了这条路，才有了如此多的关于女人的问

题。

生活不断问我们,我们不断问自己。

所有的问题都不只是一个答案。一种回答其实不过是一种选择。

选择是必要的。

无论一个社会中的妇女们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每一个女人争取解放、追求自由幸福的道路都只能从自己脚下起步。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吗? ——关于“男女平等”

曾经,这是一个不能设问的问题。

也没有人提问。

为什么要提问呢?“男女都一样”,曾经是世代多少女人的梦。50年代,毛泽东主席一句话落地,中国妇女从此站起来了,与男人平分天下,使千年梦想成真。

时代是不同了。

20世纪以来,女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在工业化进程中、在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中、在炮火和硝烟中不断壮大。没有哪个社会中的哪个人挡得住解放妇女和妇女走向解放的滚滚洪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世界上,再寻不到一个没有女人的“社会”——时代就是不同了!

——但是,时代不同了,男女真的都一样吗?

提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角度,与语言时态有关。

如果用过去时“男女真的都一样了吗”,是对这一命题的结果质疑,旨在审查男女平等的程度。

但如果用的是现在时态,问题的性质会有很大不

同：它不再考察这一命题带来的行为结果，而是对命题本身是否是“真”表示怀疑。

对女人，尤其是对中国女人来讲，这是一个近乎“忘本”的问题。提问本身，就有不识抬举之嫌。

可是，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有关女人的问题。

这是亿万中国女人中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当代社会中不能不面对、不得不提出的一个真实而迫切的有关女人的问题。

生为女人，不回答它，你怎样做“人”？你做什么人？

男人不会碰到这个问题。“人”的概念曾经就是男性的。

——这是“解放了的时代”中的女人的问题。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事。从小做惯了“假小子”，除了一月一次的例假，方方面面也做得真像“小子”。成年以后，眼见着男女两性分别向各自的性别倾斜，心里就是不愿认这个“输”。可是，生活中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有力地推动着这个倾斜，使得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不能做男人——想做也做不成，就像是黑人想做白人或白人要做黑人，不成，怎么也抹不去那与生俱来的印迹。

不是“人定胜天”吗？

我记得，我这一代的许多女人和我一样，曾经向天生的性别挑战，用“顽强的毅力”同种种女性行为、思想、情调作

战——“伟大的毅力只为伟大的目的而生”；那伟大的目的中有一条是：做男人一样的人。

求同、求认同，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却可能显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尤其是当这个世界确实存在差异、而差异又确实可能带来不平等或不太平的时候，单方面的求同可能隐含着难以告人的动机。

强者的求同，可能就是霸权；而弱者和少数人群的求认同，则多半与要求改善屈辱的社会境遇有关。对后者而言，“求同”可能还有一种麻烦：在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的时候，求同的过程可能就是丧失主体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是在认真地做过“男人”多年之后。

近些年来，在中、西方交流对话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每当我听到中国政府一再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每当我看见少数民族在重大时刻身着民族盛装执守自己的文化，每当我以及我一类的中国学者在国际学坛上申述我们在认识或实践上的“不同”，就想到了我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中国女人。

“不同”，是我的女性意识觉醒的开始。

认识“不同”，是我的妇女研究的起点。

诉说“不同”，是我向女人认同、在漫长的妇女自我教育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还记得最初的那些年，关于女人的问题从生活中、从心

底深处，不是一个，而是一个接一个扑怀而来。日后，我在《走向女人》一书中将它们铺陈在“寻找精神家园”名下，紧接着那些传统的关于女人的问题之后，就是我们这些“解放了的女人们”的“不识抬举”的问题：

——为什么男孩子刚刚懂事就可以骄傲地认同“男子汉”身份？为什么女孩子做人一定要从做男人开始？——假如已经是“男女都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无论是在大革命时代还是在十年浩劫中，破“四旧”的风暴首先扫荡女人的发式女人的服装女人的风韵女人的体验甚至女人的生理特征？为什么我们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改男人名着男人装修男人发——假如已经是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假如已经是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女人为什么还要出嫁、还要女到男家、还要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子、还要生孩子的职业妇女操持家务——如牛负重的人生，难道这就是解放？

——假如这就是解放，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姑娘们反倒折回头去寻找传统？为什么新的社会进步中反倒涌现出这么多的新的妇女问题？如果“解放”是可以被剥夺的，正像它是可以赐予的，那么，操持“妇女解放”的左券究竟在谁手中？如果女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妇女解放”究竟是什么性质有什么意义？“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又能持续多久？

.....

不错,这的确是“被解放了的”妇女的问题。如果没有“被解放”的历史,就不会有这一个“觉醒了的女人”这样向生活发难,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解放了的女人”向这些问题认同。

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忘本”,更不意味着否定“曾经的解放”;相反,它是“解放”的结果,是“被解放的女人”在平等做人的基础上对自身存在所做的思考。

1985年,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在“女性自我认识”的课题名下向社会、向女人剖露我的质疑我的思考和我的结论,响应者众;做人——做女人,从此在我心中站稳了脚跟,任风吹浪打,再没有动摇。

“李小江,你怎么啦?”那以后,国外有些女权主义学者不止一次公开发难,她们说:“200年来,我们总在告诫自己,告诉女人们,女人是和男人一样的人——像男人一样做人和能像男人那样做人,不仅是女人的梦,也曾是衡量妇女解放的尺度——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像在开历史倒车。

不仅国外有风声。国内因此也总有一顶政治帽子压在头上,一压就是十几年。

我能说什么呢?

我说:“时代是不同了。今天的女人应该是与男人平等但仍然不同于男人的人。”

强调这个“不同”,真的那么重要吗?